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對六臣注 之容受與創發

王次澄*

〔摘要〕

方回（1227-1307）是宋元之際知名的詩人及詩評家，其所著《文選顏鮑謝詩評》遵循《文選》中之詩歌分類及詩人順序，摘錄顏延年（384-456）十六首、謝靈運（385-433）三十九首、謝瞻（386-421）五首、謝惠連（407-433）四首、鮑照（414-466）十八首、謝朓（464-499）二十一首詩歌，加以評語編輯而成，為「選詩」專題研究之先驅。

綜觀《文選顏鮑謝詩評》評語內容包括：考訂創作背景、敘述史事、注解典故與字詞出處、疏通詩意、詮釋詩旨、分析結構、補正舊注、揭示承傳與影響、評論詩人、摘句賞析、綜合評價、抒發個人體驗與感興等，可謂取向多元、批評有度。本論文乃擇其要者，就考時述事、釋詞疏意及抒發詩學見解等方面研析《詩評》的因襲與創發。

在考時述事與釋詞疏義方面，雖然頗多承繼六臣，尤其是李善（630-689）舊注，但亦往往得見衍發及補正李善注解疏誤的卓見。至於方回在評語中所表達的個人詩學見解，如：以作品論人格、標舉建安風味與體法、明示元嘉詩歌對唐宋近體詩的影響，以及古、近體轉型期的儷句品賞等，均頗獨到。《四庫提要》雖然列舉若干方回評論的疏失，但「小小舛論，亦所不免，要不害其大體」，對研讀「選詩」仍具有頗高的參考價值；再者，此書亦可得見宋末元初詩評家對顏、鮑、謝詩歌容受之一斑。

關鍵詞：方回、文選、六臣注、顏延年、謝靈運、鮑照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前言

方回(1227-1307)是宋元之際知名的詩人及詩評家，研究者眾，其所著之《瀛奎律髓》尤受學界關注，被視為律詩學、評點學及總結江西詩派形式與風格論的重要著作，歷來得見的相關評點和論述則不勝枚舉。然而方回另一部存錄於《四庫全書》，頗能體現其對「選詩」及劉宋元嘉詩人之詩歌評價的《文選顏鮑謝詩評》四卷，卻鮮人問津，誠令人遺憾。¹

《四庫全書提要》述《文選顏鮑謝詩評》云：「是編取《文選》所錄顏延之、鮑照、謝靈運、謝惠連、謝朓之詩，各為倫次。諸家書目，皆不著錄，惟《永樂大典》載之。」²此段文字介紹了該書的大致內容，也間接說明此書長期遭受冷落的主要原因為「諸家書目，皆不著錄」，今日所見之四庫本乃自《永樂大典》中錄出。2005年李慶甲(1933-1985)先生特將此書附載於《瀛奎律髓彙評》卷末，³加以新式標點與校勘，是書始得普及。本文所引詩文皆以李慶甲彙評本為底本，輔以四庫本及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⁴

四庫館臣依據該集中顏延之〈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作〉方回評語：「本不書此詩，書之以見夫雕績滿眼之詩，未可以望謝靈運也。」又〈北使洛〉評語：「所以書此詩者有二。」以及謝靈運〈擬鄴中集〉八首，評曰：「規行矩步，整砌妝點而成。無可圈點，故余評其詩，而不書其全篇。」⁵〔案〈擬鄴中集八首〉，四庫本皆收錄全篇，與方回評語不合。〕由上述三例，館臣推斷：「則此集蓋回手書之冊，後人得其墨蹟，錄之成帙也。」⁶筆者進一步據「無可圈

¹ 筆者所知見較有參考價值的論文是黃啓方著：〈論方回之詩學〉，《國立編譯館館刊》4卷2期(1975年)，頁157-192；詹杭倫著：〈文選顏鮑謝詩評發微〉，《樂山師專學報》1989年3期，頁41-47。

² 〔元〕方回著：《文選顏鮑謝詩評》，《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冊1331，頁573。

³ 〔元〕方回著，李慶甲彙評：《瀛奎律髓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附錄二〉，頁1841-1909。

⁴ 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131-1134、1147-1186、1188-1198、1225-1238、1257-1313、1413-1457。

⁵ 《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31，頁573。

⁶ 同前註。臺灣國家圖書館所藏之《文淵閣四庫全書》善本，亦無方回評點具有圈點的手稿。

點，故余評其詩」之語，以及方回評謝靈運〈初去郡〉一首云：「或問予：『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以筆圈之良是；『遡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點之則何義邪？曰：此於永嘉去郡如畫也」⁷等陳述推想，方回原本手書之冊，除評語外，亦當有圈點，而圈點部分，後人抄錄時略而不存，殊為可惜。否則圈點與批語並讀，可更明確了解方回對「選詩」中元嘉詩歌的觀點與評價。

《文選顏鮑謝詩評》遵循《文選》中之詩歌分類及詩人順序，摘錄顏延年（384-456）十六首、謝靈運（385-433）三十九首、謝瞻（386-421）五首、謝惠連（407-433）四首、鮑照（414-466）十八首、謝朓（464-499）二十一首詩歌，加以評點編輯而成。而《文選》中顏延之的〈應詔宴曲水作詩一首〉、〈皇太子釋奠會作詩一首〉、〈宋郊祠歌二首〉並未選錄。四庫館臣對《文選顏鮑謝詩評》的評價頗高，雖然認為方氏評騭偶有誤引、附會及「好標一字為句眼，仍不出宋人窠臼」的毛病，但「要不害其大體」；且對方回考訂李善注解之失及「多中理解」等，則持極肯定的態度，並總評說：「統觀全集，究較《瀛奎律髓》為勝，殆作於晚年，所見又進歟？」⁸

綜觀《文選顏鮑謝詩評》（下文簡稱《詩評》）評騭內容包括：考訂創作背景、敘述史事、注解典故與字詞出處、疏通詩意、詮釋詩旨、分析結構、補正舊注、揭示承傳與影響、評論詩人、摘句賞析、綜合評價、抒發個人經驗與感興等，可謂取向多元、批評有度。惟其中雖不乏個人的真知卓見，但若細究之，方氏評點大部分是以六臣注，尤其是李善（630-689）注解為藍本，或引述、或闡發、或補充、或正譌之。今擇其要者，就考時論事、釋詞疏意及抒發詩學見解等方面研析《詩評》的因襲與創發。

一、考時述事，以詩論人

《詩評》中多見考訂創作背景、講述史事及因詩論人的內容，俾使讀者了解詩歌寫作的時空關鍵，以及評論者對作者為人處世的觀感與評價。其中有直接引用李善注者，有間接取用而發揮者，亦有一己之獨到見識者。

⁷ 《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1880。

⁸ 以上三小段引文皆見《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31，頁574。

(一) 考訂背景，探究年代

考述創作背景一般多置於評語發端，如謝宣遠〈張子房詩〉，虛谷曰：

劉裕義熙十三年（417），舟師至項城，遊張良廟，僚佐賦詩，瞻（宣遠）為冠。⁹

短短數語，交代了創作年代、地點、場合、方式與此詩在當時之評價。顏延年〈五君詠〉，虛谷曰：

沈約《宋書》：顏延之領步兵，好酒疏誕，劉湛言於廬陵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¹⁰

此段文字本於《宋書·顏延之傳》，¹¹唯「廬陵王義康」，《宋書》作「彭城王義康（409-451）」。元嘉三年（426）延之為劉湛（?-440）所讒，出為永嘉太守，內心「甚怨憤」，乃作〈五君詠〉。¹²讀者因此段批語，領悟顏延之有意排除竹林七賢中享有顯貴的山濤（205-283）、王戎（234-305）在歌詠之外的原由，以及了然詩中困頓之語、不平之音的弦外之意。上述兩首詩的評語實皆出自李善注引《宋書》之言。¹³謝宣遠〈於安城答靈運〉，虛谷則直接引用《文選》李善注云：

靈運贈宣遠序曰：「從兄宣遠義熙十一年（415）正月作守安城。其年夏，贈以此詩。到其年終，有答。」¹⁴

由此註明得知宣遠答詩年代及贈答始末。謝靈運〈酬從弟惠連一首〉，方回評云：

⁹ 《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 1848。

¹⁰ 同前註，頁 1851。

¹¹ 〔南朝梁〕沈約撰，楊家駱主編：《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卷 73，〈顏延之傳〉，頁 1893。

¹² 方回對此詩的評語全節錄自《宋書·顏延之傳》。

¹³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增補六臣注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74 年），頁 389、393。

¹⁴ 《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 1867；《增補六臣注文選》，頁 473 上。

惠連五章，已評在前。詳此乃是惠連訪靈運於始寧山居，別去將往都下，至西興阻風，以詩來寄，而靈運答也。¹⁵

「惠連五章」，指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該詩凡四十句，八句一段，故曰五章。虛谷評語似據五臣中張銑的題下注：「報前西陵遇風獻詩也」，¹⁶衍發而來。又如顏延年〈和謝監靈運一首〉，評云：

延之元嘉三年徵為中書侍郎，靈運徵為秘書監。其先，二人俱為廬陵王義真所昵。高祖崩，少帝立，徐羨之等屏二人，出為始安、永嘉太守，在永初三年秋。景平元年秋，靈運謝病歸會稽。至是，徐、傅既誅，文帝召用，延之自始安還朝，至此贈答。¹⁷

方回評語大致勾勒顏、謝二人在宋文帝（407-453）即位前所經歷的政治風暴和個人苦難，正切中此詩前半段的內容；詩歌後半段著重描寫對友人的情誼與懷思。此當是和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而作，即李周翰所注：「和前靈運贈顏范二中書也。」¹⁸

方氏考述創作背景，自亦有別於六臣注的卓見，如謝玄暉〈在郡臥病呈沈尚書〉，六臣均未註明創作年代，而虛谷則依據詩歌內容，考訂此詩乃玄暉任宣城太守時所作。沈約（441-513）出任東陽太守當在謝朓任職宣城稍前。而沈約入朝為五兵尚書時，謝朓仍在郡。其評曰：

起句二韻，謂臥病治郡，如汲黯不異。「棲隱」以下十句，敘事敘景，又若誇太守之樂。然下文乃云：「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此十字乃是見約自東陽太守入為尚書，意欲約引已入朝也。其曰「為邦歲已期」，則補郡合在鬱林王昭業之隆昌元年（494）七月被弑。海陵王昭文立，改為

¹⁵ 同前註，頁 1870。

¹⁶ 《增補六臣注文選》，頁 477 上。

¹⁷ 《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 1872。

¹⁸ 《增補六臣注文選》，頁 480 上。

延興元年。十月，明帝鸞立，又改為建武元年。約之為吏部出東陽，亦恐與朓同時，而約先入也。¹⁹

謝朓任宣城太守始於建武二年（495），在任二年，即建武四年（497），轉出為晉安王鎮北咨議，南東海太守，行南除州事；沈約於隆昌元年（494）出東陽太守、寧朔將軍，乃鬱林王在位時。明帝即位後，約則由寧朔將軍進號輔國將軍，未幾，內調。²⁰虛谷之考訂，有助於對詩歌作意及內涵的理解。

（二）疏解史事，記載世變

方回對詩歌中所涉及的史事也多費心疏解。如謝靈運〈述祖德詩二首〉的長篇批語幾乎完全是陳述由太元八年（383）十一月謝玄（343-388）破苻堅（338-385），至太元十一年（386）正月謝玄卒的動亂。²¹較李善題下注，僅有：「玄字初度，領徐州牧，苻堅傾國大出，玄為前鋒，射傷苻堅，臨陣殺苻融，封康樂公。」²²顯然詳備許多，令讀者體認曲折的事件本末外，兼為兩首詩歌補敘了作者未能盡意之處。

謝瞻〈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詩題中之宋公乃指宋武帝（420-422）；孔令為孔靖（350-426）。李善注引沈約《宋書·孔季恭傳》云：

宋臺初建，以為尚書令，讓不受，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²³

由是可知，此詩作於宋國初建，即義熙十二年（416）左右。方回特就詩中「聖心眷嘉節」一句評云：「宋國建，無晉君矣，故二謝詩皆有『聖心』之語。」²⁴在評

¹⁹ 《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 1873-1874。

²⁰ 見〔南朝梁〕蕭子顯撰，楊家駱主編：《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 47，〈謝朓傳〉，頁 826。〔唐〕姚思廉撰，楊家駱主編：《梁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 13，〈沈約傳〉，頁 232。

²¹ 《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 1843-1844。

²² 《增補六臣注文選》，頁 355。

²³ 《增補六臣注文選》，頁 373 上。《宋書》，卷 54，〈孔季恭傳〉，頁 1532。

²⁴ 《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 1845。

點謝靈運同題詩更云：

宣遠詩有云：「聖心眷嘉節。」靈運詩亦云：「良辰感聖心。」宋臺既建，坐受九錫，則裕為君而晉安帝已非君矣，故二謝皆以「聖」稱宋公。然猶立恭帝，改元元熙，至二年（420）六月而後禪。²⁵

由此評述顯示晉宋鼎革之際的紛擾，以及世族之現實心態，當時根本無所謂貳臣的問題。

謝宣遠〈王撫軍庾西陽集別時為豫章太守庾被徵還東一首〉，方回針對謝瞻求守豫章事，加以評述：

瞻避弟晦權盛，求守豫章卒。元嘉三年（426），晦以荊州刺史見討被誅，謝暉、謝遜及晦兄弟之子並死，一人可禍一家，雖宣遠之出，無救於後來如此。²⁶

又於宣遠〈於安城答靈運一首〉評語末尾云：

宣遠惡其弟宣明之盛，始終有常退志，然宣明坐誅，併及兄弟之子，則宣遠有子亦不免也，哀哉！²⁷

上述二段史評，說明了謝瞻、謝晦不同的個性，以及世族社會家族成員憂戚與共，興衰往往繫乎一人之行事的殘酷事實。方回對此事一再致意，也透露其畏禍慎謹的個性，或可做為研究他變節入元內在因素的參考。

方回評宣遠〈於安城答靈運〉的另一段文字，則是對李善注之正誤：

²⁵ 同前註，頁 1845。

²⁶ 同前註，頁 1846。

²⁷ 同前註，頁 1867。

《文選》注下文「窈窕承明內」謂靈運為秘書監。按：此詩靈運當為琅琊王大司馬行軍參軍，永初三年（422）始為永嘉太守，元嘉三年始為秘書監，則宣遠卒於豫章久矣。²⁸

依據李善注，宣遠此詩作於義熙十一年（415）冬，時作守安城，是回應先前謝靈運同年夏天的贈詩〈贈安成并序〉，時謝靈運任諮議參軍，旋轉中書侍郎。²⁹謝瞻生於東晉太元十一年（386），卒於宋武帝永初二年（421），³⁰謝靈運被徵為秘書監當在元嘉三年（426）三月，謝瞻已去世久矣，此蓋李善之疏誤。

李善對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作〉詩中的「石鏡」、「松門」、「三江」、「九派」等，均注出處，而虛谷對「三江」、「九派」則另有見解：

惟「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此二句者，知三江、九江，自晉宋時已不明矣。中江、南江、北江，先儒所辨，有《尚書索元》在。分九派於潯陽，郭璞〈江賦〉云耳。後人亦不能定九派之迹，劉子澄《淳祐江州圖經》詳著之，予已別書訂此詩。則靈運之所不詳，後人姑存疑事也。³¹

此評乃是對滄海桑田、地理環境變遷，今不同古的說明。若僅引古書、舊作注其原始出處，則無助於現況之了解。

（三）因詩論人，研析心性

因詩論人的批語，乃六臣所未觸及者，是方回評鶯的獨特之處，前文引述謝宣遠〈王撫軍庾西陽集別時為豫章庾太守被徵還東一首〉及〈安城答靈運一首〉的評語雖屬史論，但已涉及人物品評。綜觀《詩評》，或以史論人，或就詩歌內容引申述說作者人品，均針對謝氏家族，尤聚焦於謝靈運。如評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一首〉云：

²⁸ 同前註，頁 1867。

²⁹ 《宋書》，卷 67，〈謝靈運傳〉，頁 1743；〔南朝宋〕謝靈運著，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年），〈附錄二〉，頁 406-407；436-437。

³⁰ 《宋書》，卷 56，〈謝瞻傳〉，頁 1557-1558。

³¹ 《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 1882。

「資此永幽棲」，亦一時憤激之語耳。羨之等廢少帝，殺義真，自貽灰滅。義真之死，亦自不晦斂。靈運又終身不自悔艾，其敗也，詩意亦可覘云。

32

方回對靈運的批評，多圍繞於「不自悔艾」及無法「安時處順」的個性缺點。評〈遊赤石進帆海〉云：「靈運之病，正在於恣己自適，輕忽人物耳。」又云：「靈運所以不能謝天伐者，豈非於聖人之學有所不足哉！」³³方回借由疏解〈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序言的弦外之音，對靈運的躁急尖刻，亦直接批評：

予謂此序使其主宋武帝、文帝見之，皆必切齒。「其主不文」，明譏劉裕。「雄猜多忌」，亦能誅徐、傅、謝、檀者之所諱也。又況言與行皆躁而不靜，作為韓亡秦帝之時？宋之禪晉，自義熙得柄，近二十年而篡。文帝在位，至元嘉十年（433），靈運坐誅，其創業三十年矣，而以憤辭輕為匡復晉室之語，不已疏乎？此序亦賈禍之一端也。況文帝以文自命，鮑照悟旨，偽作才盡，僅僅自全，靈運誠可謂不智矣！³⁴

方回除了批評靈運處於亂世不知韜光養晦以保身外，對其屢引用老莊、賢哲雋語以自勵，則認為全是欺心之論。評〈晚出西射堂〉之「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二句云：「（靈運）豈真恬於道者哉！」³⁵評〈登池上樓〉之「無悶徵在今」云：

惟「無悶徵在今」一句有病。義真之廢，固徐、傅之無上。靈運之出，猶得守郡。本亦自取，以為避世無悶，則欺心矣。³⁶

³² 同前註，頁 1846。

³³ 同前註，頁 1856。

³⁴ 同前註，頁 1906。引文中「況文帝以文自命」一句，乃方氏誤從《南史》卷十三〈宋宗室及諸王列傳上〉之謬，「文帝」當作「孝武帝」。《宋書》卷五一〈宗室列傳·臨川烈武王道規傳〉明言：「世祖以（鮑）照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物莫能及」云云。見《宋書》〈宗室列傳·臨川烈武王道規傳〉，頁 1480。「世祖」延壽誤以為「文帝」。

³⁵ 《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 1854。

³⁶ 同前註，頁 1855。

虛谷以爲靈運「聖人之學有所不足」，或指讀聖賢之書未能內化而與思想、言行融合爲一，以致昧於安時處順之道。評〈登石門最高頂〉之「居常以待終」云：「恐靈運非貧者也」；評「處順故安排」云：「然靈運又豈能處順者哉？」³⁷

靈運之「不自悔艾」及安時處順，實皆因未忘世情之故。其自恃才高，却仕途坎壈，常懷憤怨。虛谷評〈過始寧墅〉之「三載期歸旋」及「且爲樹粉檟」云：

靈運欲書滿郡考，後乃一年移疾去職。蓋其家溫有餘，無資於祿。惜乎才高氣銳，積以不參時政為恨，遂致顛沛云。³⁸

靈運懷抱經世襟期，才高氣銳。在武帝時期「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³⁹文帝時因忤徐羨之、傅亮等權要，遭受排擠，心中常懷憤怨。方回評其〈富春渚〉之「萬事俱零落」云：「怨辭也」；評「外物徒龍蠖」云：「細味之，靈運實未能忘情於世，故如此作。」⁴⁰

靈運試圖以伐山開逕，遊宴覽勝；葺宇竹觀，隱居故園，實皆企圖以之排遣積鬱，遺忘俗情，然反却引禍上身。虛谷於〈從斤竹澗越嶺溪行〉尾批云：「然則伐木開逕，以致王誘之疑，孟顛之奏，此詩殆先兆也。」⁴¹

方回以詩論人，分析作者心性，對謝靈運人品多持負面評價。此或可視爲宋朝士大夫對謝靈運在詩歌中所呈現的仕隱矛盾的主流觀點，當值得參考。

二、釋詞疏意、繼往出新

《文選》李善注與五臣注的優缺點眾說紛紜，綜而言之，李善注的貢獻在於字詞探源、徵引文獻和輯佚；五臣注則在於注釋的通俗化與疏解文意，二者並讀，實可相輔相成。方回解詩兼及李善注與五臣注的優點，對於生詞、典故則徵引文獻以陳明其出處、用法；同時也著墨於解題、疏意及剖析結構。其中得見直接或間接因襲李善與五臣注者，然而取用李善注者，則多註明爲《文選注》；而縮合

³⁷ 同前註，頁 1857。

³⁸ 同前註，頁 1877。

³⁹ 《宋書》，卷 67，〈謝靈運傳〉，頁 1753。

⁴⁰ 《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 1878。

⁴¹ 同前註，頁 1858。

五臣之見解者，則均未明說。此一有趣現象，正顯示宋人對五臣注多持否定的事實，即使受益於五臣注，亦規避不提。

除了承繼六臣注疏外，方回往往亦有個人獨特的見解，更難得的是補正李善與前賢的疏誤。本節將就融合舊注與衍發新見兩部分論述之。

（一）繼軌李善、取納五臣

方回頗多評語是以李善注為基調，其中不乏對李善注的稱美之詞。如評顏延年〈秋胡詩〉云：

李善《文選注》，東坡之所深許。無一事不見本根，無一字不見來歷，皆博極群書，間亦有隨文釋義者。且如此詩「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注云：「巾，處士所服。綬，仕者所佩。今欲宦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能盡「巾」、「綬」之義乃佳。又引《東觀漢記》「江革養母幅巾」及《漢書》「蕭、朱結綬」事，可謂詳細。⁴²

此段評語以蘇東坡稱讚李善注「無一事不見本根，無一字不見來歷」為引子，接著以實例證明李善釋詞及徵引文獻切當與詳盡的事實。方回對李善徵引、釋義之精妙處，多加讚賞。如：謝靈運〈秋懷詩〉之「不同長卿慢」，方回評語中引嵇康《高士傳》：「贊曰：長卿慢世」，實取自李善注文，接著讚嘆：「此《文選注》有益後學者如此。」⁴³鮑照〈詠史詩〉之結語「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方回引李善疏解：「身棄世而不仕，世棄身而不任」，並褒獎說：「此語至佳。」⁴⁴又如謝靈運〈初去郡〉之「戰勝臞者肥，止監流歸停」二句，引李善注：「『戰勝』明貴不如義。『止監』明語不如默。」並云：「（李善）所注甚佳。」⁴⁵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之「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李善注：「昔離迄今會，而秋已兩。」

⁴² 同前註，頁 1849。

⁴³ 同前註，頁 1864。嵇康《高士傳》：「贊曰：長卿慢世。」李善原注為：「司馬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耻其伏。論疾避患，蔑比卿相。乃至仕人，超然莫尚。』」《增補六臣注文選》，頁 422 下。

⁴⁴ 《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 1851。

⁴⁵ 同前註，頁 1880。

今聚便別，故夕無雙也。」方回以爲「亦注得好」。⁴⁶

方回評語除部分引述李善注外，甚至有整首詩歌注釋皆出自李善，僅在李注之間畫龍點睛地加上己見，以爲串接。如：評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即是如此。⁴⁷

《詩評》中亦有襲用五臣注者，尤其是疏意部分，但方回並未說明。如前文提及之謝惠連〈秋懷詩〉之「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評語中有「於司馬相如長卿，取其達而不取其慢」，則是脫胎於李周翰疏語：「言我雖好相如明達天下，不欲同其慢世。」⁴⁸方回評鮑明遠〈擬古三首〉，尤能呈現融合李善、五臣及己見的情況：

虛谷曰：此三首亦擬〈古詩十九首〉，如陸機也。第一詩惟用二事為博。宋景公使弓人為弓，九年乃成，曰：「臣之精力盡於此弓。」景公射之，餘力益勁，猶飲羽於石梁。出《闕子》。吳賀使羿射雀左目，誤中右目。出《帝王世紀》。詩意欲以一矢求封侯也。第二詩設為魯客之譏富貴不以道得。「南國儒生」，照以自謂。乃獨迷方失位，伐木置兔，而守其愚也。第三詩謂少年讀書，晚節從戎。本非始願，不知末路之為如何也。然則照竟有荊州之歿，悲夫！⁴⁹

評語中之「宋景公」至「猶飲羽於石梁」及「吳賀使羿射雀左目，誤中右目」乃出自李善「石梁有餘勁，驚雀無金目」二句之注解；「『南國儒生』，照以自謂。」亦是李善注語。接下來之「乃獨迷方失位」至「不知末路之為如何也。」則是汲取劉良評第二首之「迷方獨淪誤」及呂延濟評第三首之「始怨力不從，安知今所終」之意。⁵⁰餘則為虛谷對詩歌風格、典故出處的交代及個人感興。這種融合六臣注疏及自家見解的評點方式，在《詩評》中並不罕見，但由於方回未明示五臣注

⁴⁶ 同前註，頁 1894。

⁴⁷ 同前註，頁 1859。

⁴⁸ 分見《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 1864；《增補六臣注文選》，頁 422 下。

⁴⁹ 《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 1907。

⁵⁰ 第二首「迷方獨淪誤」劉良注云：「南國鮑照自謂，儒生謂有道術士，迷方謂惑於所向，而自仇倫為誤也。」第三首「始願力不及，安知今所終」，呂延濟注云：「始願為文，力已不及，今為武士，未知其終竟。」見《增補六臣注文選》，頁 584 上、下。

疏的部分，因而讀者不易察覺。

（二）抒發新意，補遺正論

在前文提及方回評語往往融合李善、五臣注及己見於一爐，然其己見多為對六臣注的進一步疏解或批評，可謂是對六臣注的評點，不但扮演串連上下文的角色，且有畫龍點睛之效。如前文所舉鮑明遠〈擬古三首〉中方回注解：「此三首亦擬〈古詩十九首〉，如陸機也」，是說明模擬對象並間接提示其風格，同時舉出前人之類似作品；「第一詩惟用二事為博」，指出明遠博學善用事典，以少取勝；「出《闕子》」、「出《帝王世紀》」乃注明典故出處；「詩意欲以一矢求封侯也」，則揭示言外之意；「第二詩設為魯客之譏富貴不以道得」，此為陳明詩歌旨趣；「然則照竟有荊州之歿，悲夫！」則是為第三首句末「安知今所終」作答。方回穿插在六臣注之間的獨到說明，使整段文字圓融、生動，且具有血脈。

方回評謝叔源（謝混，?-412）之〈遊西池〉，亦堪稱是精簡的佳評：

虛谷曰：起句十字亦佳。《毛詩》：「蟋蟀在堂，歲亦云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此所謂「悟」。《韓詩》：「〈伐木〉，勞者歌其事。」此所謂「信」也。「有來」，謂將來之年也。《選》注引陸雲〈歲暮賦〉云：「年有來而棄予。」此西池之遊，所以惟恐其失之也。「高臺眺飛霞」、「水木湛清華」兩句俱佳。「美人愆歲月」，所思也。庚桑楚謂南榮趯：「無使汝思慮營營。」引此以言，且復行樂，不必牽於思而過甚也。意是而語頗拙耳。⁵¹

評語中引《毛詩》、《韓詩》、陸雲〈歲暮賦〉及《莊子》庚桑楚謂南榮趯之語，皆錄自李善注，而方回穿串於引文間的見解則是進一步點出李善引文的內在意涵。李善注釋有其體例，此當屬於「以徵引釋義」一類。⁵²但「徵引」與「釋義」之間往往並非一目瞭然，需用心體會始能領悟。方回的注釋扮演了「引文」通往「實質意義」之間的橋樑。

⁵¹ 《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 1852。

⁵² 參見陳延嘉著：《〈文選〉李善注與五臣注比較研究》（長春：吉林出版社，2009 年），頁 370-375。

《詩評》中亦有虛谷獨出己意，幾乎不假舊注的析論，如評謝靈運〈晚出西射堂〉云：

虛谷曰：《文選》注：「永嘉郡射堂。」予謂自西射堂出西城門也。起句十字蓋古體。「曉霜楓葉丹」與「池塘生春草」皆名佳句，以其自然也。「節往感不淺，感來念已深」，靈運多有此句法。感物而必及於情，人理之常也。不樂為郡，而懷賞心之人，至於撫鏡攬帶，恨夫鬢之老、衣之寬，則何其戚戚之甚邪？「安排」，《莊子》語。郭象注謂「安於推移」，此則謂安於世運之推移，徒有空言，不如寄於琴書，足以寫幽獨之無聊也。意深遠而心惻愴，豈真恬於道者哉！⁵³

此段批語除首句外，均為個人對詩歌之賞析、疏意與興感。方回評謝惠連〈秋懷詩〉，針對「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同一個人名而分用於兩句詩中的情況，則作較詳細的說明。此法晉、宋間詩人已始用之，而「唐初猶有此風」，方回並舉劉越石（276-318）、李延壽（生卒年不詳）《南史·恩倖傳》的例子為証。但他似乎並不讚成此種造句方式，認為「此亦可笑者也。」⁵⁴諸如此類遣詞造句之品評，《詩評》中亦往往得見，有助於讀者增廣識見。

在《詩評》引典、釋詞、疏義內容中最令人矚目的當是對李善注的正補。四庫館臣及詹杭倫先生的論文中已提及數例，但並未盡言。⁵⁵筆者統合、梳理所得者共有八處。其一為評謝靈運〈述祖德〉第二首「高揖七州外」曰：

《文選注》「高揖七州外」謂：舜分天下為十二州。時晉有七州，故云「七州」。予獨謂不然。此指康樂所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都督耳。謂晉有七州，而高揖於其外，則不復居晉土耶？⁵⁶

其二為評謝瞻〈張子房詩〉「苛慝暴三殤」曰：

⁵³ 《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 1854。

⁵⁴ 以上引文俱見《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 1864。

⁵⁵ 參見《文選顏鮑謝詩評提要》，《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31，頁 574；詹杭倫著：〈文選顏鮑謝詩評發微〉，頁 42。

⁵⁶ 《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 1844。引文中之「康樂」，乃指謝玄。

東坡詆五臣誤注：「三殤」，其實乃是李善。⁵⁷

案：李善注「苛慝暴三殤」云：「苛，猶虐也。」《禮記》曰：「苛政猛於虎。」李周翰注：「橫死曰殤。孔子過太山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使子貢問之，曰：『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孔子曰：『小子志之，苛政猛於虎也。』秦之苛法，天下怨之，其暴甚於此三殤也。」筆者以為，李善並未誤注「三殤」，只是漏注，而李周翰詳加補注而已。⁵⁸

其三為評顏延之〈秋胡詩〉「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二句曰：

秋胡之仕於陳，止是魯之鄰國，而云「王畿」，恐是顏延之一時寓言。雖以秋胡子為題，亦泛言仕宦之意。其注乃引《詩緯》曰：「陳，王者所起也。」此意似頗未通。⁵⁹

其四為評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曰：

《文選》注謂：仲連輕齊組而至海上，明海上可悅。既悅海上，恐有輕朝廷之譏，故云「子牟眷魏闕」。予謂靈運意不然，其意乃是雙舉仲連、子牟，一是而一非之。⁶⁰

其五評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開芳及稚節，含采吝驚春」云：

《文選注》「吝」字殊為費力。其說曰：「草之開芳，宜及少節。既以含采，理惜驚春。夫草之驚春，花葉必盛。盛必有衰，固所當惜也。」又引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虛谷竊謂「吝字可疑。」豈以上文有「各事百年身」，故於此句避「各」字以為「吝」字乎？以愚見決之，當作「開芳及稚節，含采各驚春」為是。⁶¹

⁵⁷ 《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 1848。此失誤為四庫提要已述及者。

⁵⁸ 見《增補六臣注文選》，頁 389 上-390 下。

⁵⁹ 《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 1849。

⁶⁰ 同前註，頁 1856。

⁶¹ 同前註，頁 1861。

筆者以為李善注「吝」字，實頗牽強，方回以「各」易「吝」，詩意似較通暢。其六評謝靈運〈道路憶山中〉之「偃臥任縱誕」云：

「縱誕」之說非是。⁶²

方回雖未明示「之說非是」的內容及說者為何人，惟筆者推想當為李善，因綜觀全書評語，並未徵引其他舊說或時人言論。李善注「縱誕」引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共嚴光，偃臥縱恣傲誕。」「縱恣傲誕」一詞，有恣肆行樂，放誕自傲的負面意義。而此詩「縱誕」的下一句「得或非外求，自己為誰纂」，李善注云：「言得性之理，非在外求，取足自止，為誰之繼哉！」⁶³方回評曰：「謂樂在內是也……言各得其性而止，出《莊子》。靈運謂山水之樂，適我之性，而自足自止，無人繼我者。」⁶⁴似應將「任縱誕」解為恣意放縱於山水之間，曠達自適。此或方回認為李善之引文並不確切的原因。

其七評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臨江遲來客」云：

「遲」，去聲，訓待，而《文選注》意訓為「思」，非是。⁶⁵

其八評謝宣遠〈於安城答靈運〉之「窈窕承明內」，李善注謂靈運為秘書監之誤，此於第一節（二）疏解史事一項中已論述。

以上八則正補，識斷均頗精確，可供研究「選詩」者參考。

三、自鑄新見，明示優劣

方回《詩評》除以六臣注為基礎，加以發明、補正外，抒發一己之詩學主張，亦為主軸之一。他對建安詩風有極高評價，似以之為評隲準繩；再者亦重視詩風的承傳，往往述及元嘉三傑對唐宋詩人之影響。評語中不僅品評遣詞造句，更著

⁶² 同前註，頁 1881。

⁶³ 以上兩處引文見《增補六臣注文選》，頁 497 下。

⁶⁴ 《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 1881。

⁶⁵ 同前註，頁 1895。

墨於剖析章法與立意，顯示其文、質並重的詩學觀。在闡釋修辭、立意、章法之同時，也自然流露對元嘉三傑詩歌之好尚。茲分述如下：

（一）標舉建安、揭櫫承傳

方回在《詩評》中曾提出「建安風味」與「建安體法」之說，且屢屢在評語中言及何者「無建安味」，何者合乎「建安體法」，似以「建安詩歌」作為評騭準的。整合、分析相關評語，方回主要是以造語、遣詞及詩歌中的情景比例，品評何者具有或不具「建安風味」，而針對立意與章法講述「建安體法」。在評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中云：

《易》曰：「有孚飲酒，無咎。」《詩序》云：「鹿鳴廢，則和樂缺矣」，此詩云「餞宴光有孚，和樂隆所缺。」善用事，又善用韻，建安詩則不如此細而必偶也。⁶⁶

虛谷評靈運〈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中「解作竟何感，升長皆豐容」云：

「解作」謂雷雨，「升長」謂草木，用兩卦名為偶，建安詩無是也。⁶⁷

又評靈運〈從遊京口北固應詔〉云：

「原隰萋綠柳」一聯，艷而過於工，建安詩豈有是哉！⁶⁸

上述三則評語顯示方回所謂的「建安詩風」，在使典、用韻上，不事細瑣、繁富；在遣詞、造句上，宜濃淡有度，不尚靡艷；整體形式風貌則應自然渾成。

虛谷認為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中擬〈魏太子〉：「天地中橫潰，家王拯生民」、擬〈王粲〉：「排霧屬盛明，披雲對清朗」等詩句，「此全是晉、宋詩，建安無此」；擬〈陳琳〉一首中之「夜聽極星闌，朝遊窮曠黑」、擬〈徐

⁶⁶ 同前註，頁 1845。

⁶⁷ 同前註，頁 1858。

⁶⁸ 同前註，頁 1853。

幹〉中之「華屋非蓬居，時髦豈余匹」，「皆不似建安」；擬〈劉楨〉：「朝遊牛羊下，暮坐栝楬鳴」，句中出自《詩經》的「栝、楬」二字，方回則以「怪詭」評之，且謂「似不必如此立異」。⁶⁹此八首詩之評語，可歸納出兩項詩學觀點：一則，間接提示靈運創作呈現轉型新貌的事實，然而靈運詩歌造語、對仗的新變，不如建安自然渾成。惟「皆不似建安」的評語，或不宜皆解讀為「貶」意。二則，標新立異，詭奇炫才並非文學新變的常道，自亦不符合建安風味。

再者「建安風味」的詩篇，必須景、情兼備，尤其應以情為貴。方回評顏延年〈秋胡詩〉之「原隰多悲涼，回飈卷高樹。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及「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座隅。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云：「八句詩，頗有建安風味。」⁷⁰蓋前四句為秋胡子妻設想秋胡子遊宦他鄉行旅之勞頓、孤寂；後四句則描寫獨守空閨、形單影隻的索寞心情，均是以景襯情，善用樸質之語傳達摯熱之情、哀怨之音，故謂「頗有建安風味」。

又，虛谷評謝惠連〈泛湖歸出樓中玩月〉云：

惠連少年工詩文，此篇十六句之內十二句對偶新的，綺靡細潤。然言景不可以無情，必有「近矚窺幽蘊，遠視蕩諠囂」及末句，乃成好詩。若靈運則又情多於景，而為謝氏詩之冠。散氣勝偶句，敘情勝述景。能如是者，建安可近矣。⁷¹

方回以為南朝詩歌繁典儷句，鋪陳傷多，故倡舉「散氣勝偶句，敘情勝述景」的建安風貌。

虛谷所謂的「建安體法」實是「景情兼俱」、「敘情勝於述景」主張的延續。他評鮑照〈詠史詩〉道：

虛谷曰：「此詩八韻，以七韻言繁盛之如彼，以一韻言寂寞之如此。左太冲〈詠史〉第四首亦八韻，前四韻言京城之豪侈，後四韻言子雲之貧樂，蓋一意也。明遠多為不得志之辭，憫夫寒士下僚之不逮，而惡夫逐物奔利

⁶⁹ 同前註，頁 1906。

⁷⁰ 同前註，頁 1848-1849。

⁷¹ 同前註，頁 1852-1853。

者之苟賤無恥，每篇必致意於斯。唐以來詩人多有此體，李白、陳子昂集中可考。而近代劉屏山為五言古詩，亦出於此，參以建安體法。⁷²

評語以左太冲（約 250-305）〈詠史〉與鮑照〈咏史詩〉相較，兩詩之共通處是先述眼前之繁盛豪侈，後則繼以寄情興慨。鮑照〈咏史詩〉以嚴君平（前 86-10）自況，「身世兩相棄」，實是鮑照自嘆，亦兼諷喻。這種先敘景後抒情，且抒情內容多沉鬱慷慨的結構，即是方回所謂的「建安體法」，唐宋詩人如李白（701-762）、陳子昂（約 661-702）、劉屏山（1101-1147）皆師效之。

劉勰（約 465-?）《文心雕龍·明詩》述及建安詩風為：「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又，〈時序〉言建安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多氣也。」⁷³學界論述建安詩風的特色，多採取劉勰的見解，以此相較方回所謂的「建安風味」與「建安體法」，雖非如合符節，但二者均強調崇尚抒情寫意與樸質渾成的內涵與風格，則是相契合的。所不同者是方回以理概情，將謝靈運諸詩中的玄理句子，一律視為抒感寄興的情句，此與宋代好言理的詩風當有直接的關聯，方回詩評中所謂「情」的含意已不同於建安時期。

雖然方回品評元嘉詩人作品以建安風味為準繩，但並未忽視元嘉詩人的成就，以及他們對唐宋詩歌的影響。在評語中往往明示唐宋詩人深受顏、鮑謝的沾溉。如評顏延之〈和謝監靈運〉詩，除述其優、劣外，於末尾忽然衍申出顏、謝詩之比較，以及黃山谷詩歌得益於謝靈運的言論：

此詩（和〈謝監靈運一首〉）凡七、八折，鋪敘非不整矣，用事用字非不密矣，以鮑照之說裁之，則謂之雕績滿眼可也。如靈運詩：「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天趣流動，言有盡而意無窮。似此之類，恐延之未敢到也。如：「桃李春風一盃酒，江湖夜雨十年燈。」未是山谷奇處。「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牛礪角尚可，牛鬪殘我竹。」

⁷² 同前註，頁 1851。

⁷³ 以上兩段引文分見〔南朝梁〕劉勰著，〔清〕黃叔琳校勘：《文心雕龍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70年），卷 2，〈明詩〉，頁 2a；卷 9，〈時序〉，頁 23b。

⁷⁴乃山谷奇處也。……惟趙汝諧近三謝，猶有甃砌之跡，而失於舒緩，步步規隨，無變化之妙云。⁷⁵

此段評語首先拈出鮑照〈和謝監靈運〉詩歌用事、用字皆有來歷及雕績滿眼的特色，其實亦是對鮑照詩風的綜評。⁷⁶次則以靈運山水詩「天趣流動，言有盡而意無窮」的高評價，判別二人之高下優劣，而引出山谷之奇乃得利於「選詩」的第一人。以上下文串讀，所謂「選詩」，當指《文選》中謝靈運諸作，故下文言趙汝諧近三謝。趙汝諧，《宋史》作趙如謙（?-1233），宋宗室，葉適（1150-1223）門人，寧宗嘉定元年（1208）進士，有《懶庵集》，已佚。⁷⁷《全宋詩》據《後村詩話》、《咸淳臨安志》等書所錄，編輯其詩一卷，凡二十九首，另有二首殘篇。⁷⁸由方回所述，可見《文選》詩歌影響宋代詩人之一斑。

又，評謝靈運〈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云：

虛谷曰：此詩述事寫景。自「天雞弄和風」以上十六句，有入佳句，可膾炙。然非用「撫化」、「覽物」一聯以繳之，則無議論，無歸宿矣，此靈運詩高妙處。「不惜去人遠」，謂古人也。「不惜」者，深惜之也。以獨遊山中，今人無可與同者也。「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謂已之獨遊於此，不以真情形之嘆詠，則賞心之事之人既廢，此理誰與通乎？意極哀惋。柳子厚永州諸詩多近此。⁷⁹

評語謂此詩在章法上景情安排有度，且後半段之議論與抒情之歎詠，流露詩人的

⁷⁴ 山谷詩「石吾甚愛之，……牛鬪殘我竹」出自〈題竹石牧牛圖〉，詳見〔北宋〕黃庭堅著，劉尚榮點校：《黃庭堅詩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9，頁352。

⁷⁵ 《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1872-1873。

⁷⁶ 方回評顏延之語出自《宋書·顏延之傳》：「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出水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卷34，頁881。

⁷⁷ 趙汝諧，《宋史》有傳。詳見〔元〕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98年），卷413，頁16788。其《懶庵集》原存入於《天台續集別編》卷六，惜已亡佚。

⁷⁸ 趙汝諧二十九首詩歌及二首殘篇，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冊53，卷2786，頁32984-32992。

⁷⁹ 《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1858。

心志與真情，尤為動人。而柳宗元的永州諸詩多採用近似的手法。

又，評謝靈運〈從遊京口北固應詔〉云：「『白日麗江臯』，佳句也。老杜之『遲日江山麗』出於此。」⁸⁰評〈登石門最高頂〉云：「此詩『密竹使逕迷』，已似唐詩。」⁸¹

至於謝朓詩歌，方回不但認為他對於當世詩壇造成影響，且是由南朝詩過渡至唐詩的關鍵人物。評謝朓〈遊東田〉詩云：

「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佳之尤佳，然磔元氣甚矣。陰鏗、何遜、庾信、徐陵、王褒、張正見、梁簡文帝、薛道衡諸人詩，皆務出此。而唐人詩無不襲此等語句，靈運、惠連在宋永初、元嘉間猶未甚也。宋六十歲至於齊，而玄暉出焉。唐子西之論有旨哉！⁸²

齊代以沈約、任昉（460-508）、蕭衍（梁武帝，464-549）等「八友」執文壇牛耳，及蕭衍受禪，諸人皆為梁臣，故詩風無異於齊代。齊代詩歌，詩評家一致認為當以謝朓稱首，其詩善於發端，且「奇章秀句，往往警適」。⁸³方回「宋六十歲至於齊，而玄暉出焉」的說法，似隱含謝朓獨步宋、齊，鮮人匹敵之意。玄暉體物入微的摹景技巧，往往為唐人所襲取，清代吳淇（生卒年不詳）曾言「齊固古詩與唐詩中間一大關鍵」，⁸⁴而謝朓則居於古、近體詩轉變的樞紐地位。虛谷評玄暉〈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云：「柳子厚『遙憐郡齋好，謝守但臨窗。』用『窗中列遠岫』是也。」⁸⁵此評指出謝朓山水詩對柳宗元（773-819）山水作品之影響。

評驚鮑照詩歌風格，詩評家多承繼蕭子顯（489-537）和鍾嶸（468-518）的見解，即「貴尚巧似」、「峻健險急」或「雕藻淫豔」。⁸⁶鮑照「才秀人微，取湮當

⁸⁰ 關於謝靈運對杜甫之影響，論者已多，參見吳懷東著：《杜甫與六朝詩歌關係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112-145。

⁸¹ 《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1857。

⁸² 同前註，頁1861-1862。

⁸³ [南朝梁]鍾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298。

⁸⁴ [清]吳淇著，汪俊、黃進德點校：《六朝選詩定論》（江蘇：廣陵書社，2009年），頁406。

⁸⁵ 《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1873。

⁸⁶ [南朝宋]鮑照著，錢仲聯增補集說校：《鮑參軍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代」的家世與境遇，是致使其詩歌「險急」的主要原因。⁸⁷前文曾引述方回對其〈詠史詩〉的評語，以解說「建安體法」，評語中有「明遠多為不得志之辭，憫夫寒士下僚之不逮，而惡夫逐物奔利者之苟賤無恥，每篇必致意於斯。」同時鮑照詩歌之章法與抒情模式，亦對唐宋詩人具有深遠的影響。

方回評鮑照〈東武吟〉結語云：

詩有筆力，如轉石下千仞山，袞袞轟轟不可禦。李太白詩甚似之。⁸⁸

此評語點出鮑照詩歌「峻健」的特色。杜甫〈春日憶李白〉已稱李白詩歌「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⁸⁹李白縱橫變化、奔騰洶湧的七言歌行與鮑照〈擬行路難〉諸詩可謂一脈相承，此幾乎已是定評。⁹⁰不啻是〈擬行路難〉，方回在此則提出〈東武行〉之筆力，李白詩歌亦神似之。

方回又提及杜甫（712-770）詩句脫化於鮑照的例子，評〈出自薊北門行〉云：「少陵詩：『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寒毛縮如蝟。』鮑用又在先也。」⁹¹蓋指杜甫佳句脫化自鮑照此詩中的「馬毛縮如蝟」一句。杜甫在詩歌作品中多次稱賞鮑照，其關注鮑照的程度僅次於庾信。如：「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不復見顏鮑，繫舟臥荆巫。」（〈遣懷〉）、「忍對江山麗，還披鮑謝文。」（〈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韋大少府諸姪〉）等，⁹²得見杜甫對鮑照的推崇。杜甫對鮑照惺惺相惜，無疑是因二人的窮困境遇、人格思想與文學才情有頗多相似之處的緣故。⁹³

李白和杜甫是唐代大家中受鮑照影響最深的兩位詩人。陳繹曾（約 1329 前後

年），〈附錄〉，頁 443-455。

⁸⁷ 曹旭集注：《詩品集注》，頁 290。

⁸⁸ 《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 1888。

⁸⁹ [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臺北：華正書局，1986 年），卷 2，頁 32；鮑照詩歌「俊逸」的特色，參見丁福林著，《鮑照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 年），頁 295-302。

⁹⁰ 參見蘇瑞隆著：《鮑照詩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156-166。

⁹¹ 《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 1889。少陵此四句詩自〈前苦寒行二首〉之一，《杜詩鏡銓》，卷 18，頁 892。

⁹² 分見《杜詩鏡銓》，卷 3、14、17，頁 127、704、849。

⁹³ 參見《杜甫與六朝詩歌關係研究》，頁 155-177。

在世)在《詩譜》中說：「六朝文氣衰緩，唯劉越石、鮑明遠有西漢骨，李、杜筋取此。」⁹⁴張溥《鮑參軍集題辭》則認為鮑照的「樂府五言，李、杜之高、曾也。」⁹⁵陳祚明在《采菽堂古詩選》中，判定鮑照的〈行路難四首〉「開李、杜七古之風。」⁹⁶方回在評騭「選詩」中的鮑照詩篇，特別提示李、杜對鮑照的容受，可謂卓有見地。

方回評顏、鮑、謝詩歌涉及對後世影響的言論，雖屬片面，但大致已勾勒出點與線的概貌。詩文評點，往往失之瑣雜，自無法責備求全。

(二) 析章解句，形脈並重

虛谷云：「詩有形有脈。以偶句敘事敘景，形也。不必偶而必立論盡意，脈也。古詩不必與後世律詩不同，要當以脈為主。」⁹⁷方回此段言論，雖然未脫卻近體詩「對偶」的包袱，但已明示古詩與近體詩作法不同，古詩不必以偶句見長，而是以立意為要。惟在評語中方回除著重章法與立意的剖析外，同時亦多著墨於評品儷詞偶句形式之佳美，顯現與一般評析古詩不同的視角。

就章法而言，評語包括對起句、結語、首尾應照，以及全詩脈絡的解析。如：評謝靈運〈晚出西射堂〉之起句「步出西掖門，遙望城西岑」云：「起句十字蓋古體」；評〈田南樹園激流植援〉之起句「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病亦園中」云：「四句喝起，有議論。」評謝玄暉〈遊東田〉起句「戚戚古無悰，攜手共行樂」云：「起句佳」；評〈休沐重還道中〉之結語「志狹輕軒冕，恩甚戀重闈。歲華春有酒，初服偃郊扉」云：「最後終期退閒，其思緩而不迫，尤有味也。」⁹⁸上述四例之起句或末句涵蓋敘事、議論及言情，似不相同，然而敘事中皆隱含有待紓解的抑鬱之情，而上文已說明方回將議論亦以廣義的「情」概括之。由此或可歸納出：方回認為詩歌起句和末尾如帶有若干抒情的成分是比

⁹⁴ [元]陳繹曾著：《詩譜》，收錄於[清]何文煥、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統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冊2，頁773。

⁹⁵ [明]張溥編輯：《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68，《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冊1414，頁141-142。

⁹⁶ [清]陳祚明著：《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2，《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冊1591，頁516。

⁹⁷ 方回評謝靈運〈過始寧墅一首〉評語，見《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1877。

⁹⁸ 分見《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1854、1896、1861、1886。

較引人入勝或令人回味無窮的。此與前文提及方回「建安體法」的詩學主張實相契合。

虛谷評謝靈運〈道路憶山中〉詩，則注意到此詩首尾相應的章法。評首聯「〈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云：

《楚辭》有云：「〈涉江〉、〈采菱〉。」古樂府有江南辭。靈運時必有此二曲，其聲急而怨，故引之以見故山之思，有感於此聲也。⁹⁹

評結尾「悽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云：

〈明月吹〉言笛，〈廣陵散〉言琴，靈運當是作此音以寫悲怨。「危柱」、「促管」，謂琴、笛之音自緩而急，悲怨至此極也。詩尾應首，然有哀以思之意。¹⁰⁰

這首詩以音樂起，以音樂結，哀以思之情貫串一氣，結構圓融有法。

虛谷品評顏延年〈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則是解構整首詩文章法布局的例子，其言曰：

此詩十韻。「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荆牧。」起句二韻，大概言地勢。郊外曰「牧」，「荆牧」言七澤之野也。末韻「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有感於「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而云。初不明言「炯介」、「明淑」為進為退，而為「松竹」之句，則意在退也。¹⁰¹

方回評語不僅分析脈絡兼亦說明立意。實則結構與立意為一體之兩面，往往無法截然劃分。評鮑照〈東門行〉，則亦是章法、立意並說之例：

⁹⁹ 同前註，頁 1881。

¹⁰⁰ 同前註。

¹⁰¹ 同前註，頁 1884。此引文倒數第二句中之「松竹」乃方氏筆誤，當作「桑竹」。

此專言離別之難。詩四折，為二韻、三韻各二折。味至末句，則凡中有憂者，雖合樂也而愈悲，雖長歌也而愈怨，不特離別也。¹⁰²

又，評〈苦熱行〉，乃是解析章法、立意，益以抒發感興於一爐：

熱者地之至惡，死者事之至難。蹈至惡之地，責以至難之事，而上之人不察，則天下士有去之而已。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讐。此詩連以十六句言苦熱，一句用一事，富哉言乎！「毒涇」、「渡瀘」，始入議論，謂所往之地，甚於秦人之毒涇，諸葛之渡瀘，死地禍機，決無可全之理；而軍賞微薄，則必失天下之心矣。¹⁰³

雖然章法與立意之闡釋有時不易拆解，但方回的若干評論是綱舉目張地提示詩旨立意，有助於讀者之閱讀與理解。如評鮑照〈東武吟〉，開宗明義云：「此全用《楚辭·國殤》之意：『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張巡嚼齒穿齦之類是也。」評〈結客少年場行〉云：「此謂俠少晚而悔者。朱家、郭解之徒，終貽悔吝，況區區殺人亡命子乎？可以為戒也。此詩專指洛陽。」評謝靈運〈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修竹茂林詩一首〉云：「詩題止是新築幽居，終篇乃屬意所思，有美人不來之歎。」評謝玄暉〈觀朝雨〉云：「此必省中早坐見雨，有『驥首』之思，又有『曝鯁』之懼。動而進乎？息而退乎？恐熊魚難兼，而路分為二，莫知適從也。」¹⁰⁴

以上諸例是較簡短的詩旨說明，《詩評》中亦有較細膩地分析與議論詩歌主旨的例子。如鮑照〈放歌行〉評云：

此詩之意，全在「夷世不可逢，賢君信愛才」四句。謂明君在上，可以仕矣。「一言」、「片善」，可致富貴，豈徒取虞卿之白玉璧，又將起郭隗之黃金臺？而不急於仕者，果何所病而不進乎？起句用「蓼蟲避葵藿」事，《楚辭》云「蓼蟲不徙乎葵藿」，言性不遷也。世間以苦為甘，以臭為香

¹⁰² 同前註，頁 1890。

¹⁰³ 同前註。

¹⁰⁴ 分見《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 1888、1889、1897、1900。

者，固有之。然士之處世，果逢明君，何為不仕？苟有一之未然，則不如蓼蟲之安於苦也。¹⁰⁵

鮑照此詩表面上雖均為正面述說，其實是使用正言而反諷的手法，揭露世人熱衷名利，奔競馳逐的醜態，以及在位者用人不以才而以勢的黑暗面。〈放歌行〉，一曰〈孤兒行〉，據郭茂倩（1041-1099）題解，「古辭言孤兒為兄嫂所苦，難與久居也。」¹⁰⁶鮑照立意，與古辭迥異其面，別裁獨出。方回評語後半段實是提點弦外之音。

又，評〈升天行〉亦細心地說解詩歌的言外之意，實乃詩旨所在：

厭世故而求神仙，神仙果有之乎？張子房願從赤松子遊，以全功名也。梅福去為吳市卒，人以為仙，以避亂也。未必真有所謂升天者也。蘇子由評李白詩：「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為難，語遊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為非。」予以鮑明遠詩輒續之曰：語神仙則白日升天不以為無。若從尾句之意，則寓言借喻君子有高志遠意出塵埃之表者，視世之卑汙苟賤之人，直如禽蟲之吞啄腐腥耳。¹⁰⁷

〈升天行〉，《樂府詩集》收入〈雜曲歌辭〉，郭茂倩題解引《樂府解題》以為與曹植〈升天行〉、〈神遊〉、〈五遊〉諸作，俱為「傷人世不永，俗情險艱，當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的內容。¹⁰⁸鮑照此作也是正意出之以反諷，乃詩人別出心裁的設想，方回評語則明確指陳詩人的作意與用心。

除客觀剖析章法、立意外，亦偶見方回較主觀批評立意的優劣，並陳述個人的意見。如：評謝靈運〈初發石首城〉云：「靈運方當治郡，略不及理人宣化事，專言遊山，意太汗漫無歸宿。」評〈入彭蠡湖口〉云：「大抵以恍惚無宗，要為不近人情，胸中亦別無十分道理也。」¹⁰⁹虛谷兩則評語似均以「道學」觀點給予

¹⁰⁵ 同前註，頁 1891。

¹⁰⁶ [北宋]郭茂倩編著：《樂府詩集》，卷 38，〈相和歌·瑟調曲〉，《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冊 1347，頁 348。

¹⁰⁷ 《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 1892。

¹⁰⁸ 《樂府詩集》，卷 63，《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47，頁 560。

¹⁰⁹ 分見《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 1880、1882。

詩歌立意負面的評價，同時亦間接否定靈運的為官與處事。〈初發石首城〉，作於元嘉八年（431），時因「求湖為田」一事，被派往臨川任內史，¹¹⁰離京之時百般難捨，詩篇不免充滿委屈怨懣之氣。衡量當時情境，若以「略不及理人宣化事」的內容而加以責難，則或過苛。〈入彭蠡湖口〉，作於元嘉九年（432），時正謫赴臨川途中，¹¹¹經彭蠡湖（今江西省鄱陽湖），眼見春色無邊，別有天地，詩人抑鬱之心境更加惘然無依。吳伯其分析此詩云：「靈物吝珍怪而不出，異人秘精魂而不見，金膏之明光已滅，水碧之流溫久輟，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徒作思歸之曲，轉令憂念益深耳。」¹¹²方回「恍惚為宗」的批評，或值得商榷。

再者，方回也極注意偶句的品賞。一方面當是受近體律詩對仗觀念的影響；另一方面或許為呈現古、近體詩轉變過渡期的儷句形貌。評語中述及謝靈運詩篇的佳聯有：「餞宴光有孚，和樂隆所缺」（〈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原隰萋綠柳，墟囿散紅桃」（〈從遊京口北固應詔〉）。¹¹³謝宣遠詩歌中的佳聯不多，但如〈張子房詩〉中的「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鴻門銷薄蝕，垓下殞櫓槍。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以及末尾「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方回認為這些句子皆貼切傳意，且部分對仗亦佳。另有：「親親子敦余，賢賢吾爾賞」（〈於安城答靈運〉）¹¹⁴一聯亦獲好評。至於顏延之的佳聯較多，如：「存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秋胡詩〉）；「春江壯風濤，蘭野茂稊英」（〈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直東宮答鄭尚書〉）等，方回均給予正面評價。鮑照詩歌因不避危仄、險俗，較近西漢風格，不似近體，《詩評》中只有一處提及他所作的聯句。方回評其〈結客少年場行〉中的「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云：「此亦古詩蹉對句法」，¹¹⁵但並未給予「佳」或「善」的讚語，得見方回較屬意於近體對仗句法的審美取向。

¹¹⁰ 見《宋書》，卷 67，〈謝靈運傳〉，頁 1776；《謝靈運集校注》，頁 186。

¹¹¹ 參見《宋書》，卷 67，〈謝靈運傳〉，頁 1777；《謝靈運集校注》，頁 192。

¹¹² 轉引自〔南朝梁〕蕭統編著，張啟成、徐達等譯注：《文選全譯》（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 年），頁 1750-1751。

¹¹³ 分見《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 1845、1853。

¹¹⁴ 同前註，頁 1848、1867。

¹¹⁵ 同前註，頁 1889。

謝朓詩歌中的偶句似最受方回的青睞，在評鷺中屢屢稱美。如評〈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之「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云：「古今絕唱。」評〈休沐重還道中〉之「還邛歌賦似，休汝車騎非」云：「此二句極佳。」評〈和王主簿怨情〉之「生平一顧重，宿昔千金賤」云：「此聯乃絕佳。」評〈鼓吹曲〉之「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云：「玄暉此二句響人牙頰」；又評「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四句云：「亦熟爲人所誦。」評〈郡內登望〉之「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云：「朱文公極喜此上一句，謂有力。」評〈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云：「李白云：『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卻憶謝玄暉』此一聯猶佳也。」¹¹⁶由以上絕佳的讚賞，可見方回心折之一般，此亦當是他確認謝朓居於古、近體詩轉型關鍵地位的主要原因。

針對元嘉三大家詩歌中的儷句，方回並非一味地褒獎，其中亦偶見負面的批評。如評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

此詩十一韻，偶句櫛比，全無頓挫，鮑明遠以鋪錦列繡目之，是也。¹¹⁷

又評謝靈運〈過始寧墅〉云：

古詩不必與後世律詩不同，要當以脈為主。如此詩「剖竹守滄海」以下五聯，十句皆偶，未為奇也。前八句不偶，則有味也。¹¹⁸

又評謝朓〈和王主簿怨情〉云：

靈運、惠連、顏延年、鮑明遠，在宋元嘉中未有此等綺麗之作也。……而玄暉詩徇俗太甚、太工太巧。¹¹⁹

由以上三段評論顯示，方回對元嘉詩歌「偶句櫛比」、「太工太巧」，一味追循時尚的作風並不認同。古詩的遣詞造句依然應保持某種程度的質樸自然、渾然天成乃

¹¹⁶ 以上引文分見《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1885、1886、1902、1893、1900、1887。

¹¹⁷ 《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1860。

¹¹⁸ 同前註，頁1877。

¹¹⁹ 同前註，頁1902。

佳。

餘論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是「選詩」專題研究的先驅，在考時述事與釋詞疏義方面，雖然頗多承繼六臣，尤其是李善舊注，但亦往往得見衍發及補正李善注解疏誤的卓見。至於方回在評語中所表達的個人詩學見解，如以作品論人格，標舉建安風味與體法、明示元嘉詩歌對唐宋近體詩的影響，以及古、近體轉型期的偶句品賞等，均頗獨到。《四庫提要》雖然列舉若干方回評論的疏失，但「小小舛論，亦所不免，要不害其大體」，¹²⁰對研讀「選詩」仍具有頗高的參考價值；同時，此書亦可見宋末詩評家對顏、鮑、謝詩歌容受之一斑。

《四庫提要》對此書的評價大體持平、中肯，然其中少數觀點仍值得商榷，其言曰：

此集所評，如謝靈運詩多取其能作理語，又好標一字為句眼，仍不出宋人窠臼。然其他則多中理解，……統觀全集，究較《瀛奎律髓》為勝，殆作於晚年，所見又進歟？¹²¹

此段文字有四方面需加以釐清：一則，所謂「此集所評，如謝靈運詩多取其能作理語」，似有貶意。前文已述及方回「敘情勝述景」的詩學主張，極反對排比景物，無論古、近體詩均應以意為脈。謝靈運往往以山水寄意，將情寓於理，故方回是以廣義的「情」，評述靈運山水詩中的「理」句，實則並非取其「理」，而是賞其「情」。¹²²

¹²⁰ 《文選顏鮑謝詩評·提要》，《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31，頁 574。

¹²¹ 同前註。

¹²² 方回評〈晚出西射堂〉云：「『節往感不淺，感來念已深』靈運多有此法，感物而必及於情，人理之常也。」評〈登池上樓〉云：「此詩句句佳，鏗鏘瀏亮，合是靈運第一等詩。……按此句（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工，不以字眼，不以句律，亦無甚深意奧旨，如古詩及建安諸子，『明月照高樓』，『高臺多悲風』及靈運之『曉霜楓葉丹』，皆天然混成，學者當以是求之。」評〈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云：「靈運所以可觀者，不在於言景，而在於言情。」評〈行旅〉云：「靈運才高詞富，意愴心怛。」凡此嘉獎者皆在情，而非

二則，提要言方回「好標一字爲句眼」。方氏《文選顏鮑謝詩評》原貌是否具有圈點，今已無從得知，僅就全書的評論文字考察，筆者所知見直接或間接明示句眼者只有四處：一爲評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一首〉之「山祗蹕嶠路，水若警滄流」云：「『山祗』之『蹕』，『水若』之『警』，非不以字爲眼。」評謝靈運〈登江中孤嶼〉：「『孤嶼媚中川』，『媚』字句中眼也。」評〈初發石首山〉云：「『微命察如絲』，『察』字尤佳。」評謝玄暉〈郡內登望〉之「方棄汝南諾，言稅遼東田」云：「『汝南諾』下『棄』字佳，……『遼東田』下『稅』字亦佳。」¹²³顯見「好標一字爲句眼」的說法，恐非實情。

三則，提要所謂「仍不出宋人窠臼」，以上下文觀之，乃包括「多取理語」與「好標一字爲句眼」兩者。善作「理語」固爲宋詩之特色，而宋代詩評家亦往往致意於此，稱之爲「宋人窠臼」當無不妥，惟「標字眼」乃爲江西詩派獨有的詩學主張，江西詩派無法含括宋代詩壇，故不宜統稱爲「宋人窠臼」；更何況「多取理語」及「好標句眼」，皆非方回《詩評》文字中所實有者，則何能責其「不出宋人窠臼」。

四則，提要謂「統觀全集，究較《瀛奎律髓》爲勝，殆作於晚年，所見又進歟？」所言似亦不够周延。《瀛奎律髓》自元至元二十年（1283）寫成後，在明、清兩代均受到高度重視，尤其清朝處於宗唐、宗宋爭議的環境下，《律髓》隨之備受審驗與駁難。然而無論如何，此書成爲研究律詩之學必備的參考讀物，其價值與影響力則無庸置疑。紀昀（1724-1805）對《律髓》一書之強調宗派，甚表不滿，就評騭取向而言，《詩評》就詩論詩，不立宗派，自不同於《律髓》，此或爲受到館臣重視的原因。但該書論述人品胸次、偶句修辭、章法脈絡等，則無異於《律髓》，《詩評》勝出之論，或應再進一步求證。至於《詩評》是否爲方回晚年之作，尙有待確證始可斷言。

鍾嶸《詩品》品評元嘉詩人，除謝靈運列爲上品外，其餘《詩評》中所涉及的作者：顏延之、謝瞻、謝混、謝惠連、鮑照、謝朓等均列於中品，似不分軒輊。然《詩品·序》云：「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¹²⁴並未提及鮑照，由此顯示在鍾嶸的心目中，鮑照當不如顏延年，而

在理。

¹²³ 分見《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1860、1879、1880、1900。

¹²⁴ 《詩品集注》，頁28。

顏延年則不如謝靈運。顏、鮑、謝三家之地位自南朝迄唐宋頗有升降，大體而言，南朝時代顏延年與謝靈運之聲望旗鼓相當，互有消長。而鮑照因受家世背景及詼詭危仄詩風的影響，聲名不如顏、謝，但至唐宋，其詩歌評價逐漸提升，尤其杜甫在詩歌中屢將鮑照與謝靈運並稱，¹²⁵以及《文鏡秘府論·論文意》中所存錄唐人對鮑照的諸多批語，¹²⁶在在說明鮑照已廣泛進入士人的評論視野，可與謝靈運並駕齊驅了。宋人則承襲唐人之見，多以鮑、謝並稱。至於顏延年在唐宋文人心目中的評價，則落於鮑、謝之後。¹²⁷

整理並分析方回對顏、鮑及二謝的評語，似仍以謝靈運為元嘉之首，且為三謝之冠。其評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云：「至其所言之景，……於細密之中，時出自然，不皆出於織組，顏延年、鮑明遠、沈休文雖各有所長，不到此地。」¹²⁸又云：「同時諸人皆不能逮也。」評謝玄暉〈始出尚書省〉云：「三謝詩惟靈運詩喜以老、莊說道理，寫情愫，述景則不冗，寄意則極怨，為特高云。」¹²⁹此三段評語稱美靈運擅長說理、抒情與寫景；且往往於景、理句中寄意，無斧鑿痕跡，皆自然渾成，為三謝之特高明者。

其次為方回所青睞者當屬鮑照，除於評語中多處稱美其善於造句、用事、以正意反諷的寫作技巧及遒麗俊逸的詩風外，並特別提出其樂府詩歌對李白、杜甫的影響。¹³⁰

名列第三者當為謝朓，方回極欣賞謝朓模山範水的精緻偶句及貼切的事典。這兩方面直接影響了唐代近體詩的製作及晚唐詩風。但由於循俗太甚，風格過於綺麗，¹³¹故不及靈運之自然渾成與鮑照之佚蕩驚挺。

¹²⁵ 參見杜甫〈遣興五首〉、〈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韋大少府諸姪〉等詩。分見《杜詩鏡銓》卷5，頁235；卷17，頁849。

¹²⁶ [日]僧空海著，王利器校注：《文鏡秘府論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頁279。

¹²⁷ 參見時國強：〈顏、鮑、謝的名次地位之升降〉，《商丘師範學院學報》26卷10期（2010年10月），頁27-30。

¹²⁸ 《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1857。

¹²⁹ 同前註，頁1899。

¹³⁰ 方回評鮑照〈白頭吟〉曰：「此詩可謂道麗俊逸。」評〈東武行〉曰：「李太白詩甚似之。」評〈出自薊北門行〉曰：「少陵詩『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寒毛縮如蝟。』鮑用又在先也。」分見《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1891、1888、1889。

¹³¹ 方回評謝玄暉〈和王主簿怨情〉云：「齊『永明體』自沈約立為聲韻之說，詩漸以卑。」

顏延之則居於四者之末，評語中除稱其「胸次過於靈運」外，¹³²餘則多為負面評語，如謂其名作〈秋胡詩〉：「頗傷於多」；評〈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云：「此詩十一韻，偶句櫛比，全無頓挫，鮑明遠以鋪錦列繡目之，是也。本不書此詩，書之以見夫雕績滿眼之詩，未可以望謝靈運也。」¹³³顏延年的詩歌評價隨時代風尚而消長，可謂身前名噪，身後寂寞。古來文人有此境遇者雖不乏其人，但卻未見如顏延年之甚者。顏氏若地下有知，或者對於當時湯惠休「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的評語，¹³⁴不以為意了。

「元嘉體」及「元嘉三大家」最早出現於南宋嚴羽《滄浪詩話》，其解釋「元嘉體」曰：「宋年號，鮑、顏、謝諸公之詩也。」¹³⁵謝靈運、顏延之、鮑照開拓了三種不同的詩風，是古典詩歌發展由古體轉型至近體的關鍵環節，此當為方回特就「選詩」中顏、鮑、謝詩歌作評點的原因，可謂卓有見識。方回《瀛奎律髓》為研究律詩之學的力作，而其《文選顏鮑謝詩評》宜列為研究古、近體詩過渡時期的重要參考書籍。

而玄暉詩循俗太甚，太工太巧。陰、何、徐、庾繼作，遂成唐人律詩，而晚唐尤纖瑣，蓋本原於斯。」見《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1902。

¹³² 分見《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二》，頁1872、1883。

¹³³ 同前註，頁1849、1872、1883。

¹³⁴ 曹旭集注：《詩品集注》，頁270。

¹³⁵ 〔南宋〕嚴羽著：《滄浪詩話》，收入〔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689。

引用文獻

- 丁福林著：《鮑照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年。
- 方回選評，李慶甲彙評：《瀛奎律髓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_____：《文選顏鮑謝詩評》，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冊1331。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冊53。
- 吳淇著，汪俊、黃進德點校：《六朝選詩定論》，江蘇：廣陵書社，2009年。
- 吳懷東著：《杜甫與六朝詩歌關係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 杜甫著，楊倫箋注：《杜詩鏡銓》，臺北：華正書局，1986年。
- 沈約著，楊家駱主編：《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 空海著，王利器校注：《文鏡秘府論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
- 姚思廉著，楊家駱主編：《梁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 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冊1414。
- 脫脫等著，楊家駱主編：《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98年。
- 郭茂倩編著：《樂府詩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冊1347。
- 陳延嘉著：《〈文選〉李善注與五臣注比較研究》，長春：吉林出版社，2009年。
- 陳祚明著：《采菽堂古詩選補遺》，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冊1591。
- 陳繹曾著：《詩譜》，收入何文煥、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統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冊2。
- 黃庭堅著，劉尚榮點校：《黃庭堅詩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黃啓方著：〈論方回之詩學〉，《國立編譯館館刊》，4卷2期，1975年，頁157-192。
-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詹杭倫著：〈文選顏鮑謝詩評發微〉，《樂山師專學報》，1989年3期，頁41-47。
- 劉勰著，黃叔琳校勘：《文心雕龍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70年。
- 蕭子顯著，楊家駱主編：《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 蕭統編，李善等注：《增補六臣注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74年。
- _____，張啓成、徐達等譯注：《文選全譯》，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

鮑照著，錢仲聯集注：《鮑參軍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

謝靈運著，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

鍾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嚴羽著：《滄浪詩話》，收入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蘇瑞隆著：《鮑照詩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The Debt to the Commentaries of the Six Ministers and New Ideas in Fang Hui's *Wenxuan YanBaoXie shiping*

Wang, Tzi-cheng*

[Abstract]

Fang Hui (1227-1307) was a famous poet and poetry critic of the late Song early Yuan period. His *Wenxuan YanBaoXie shiping* (A Critique of the Poems of Yan Yannian, Bao Zhao, Xie Lingyun et al. in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follows the classification of poems and the order of poets in the *Wenxuan*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and is a compilation with *pingdian* commentary on 16 poems of Yan Yannian (384-456), 39 poems of Xie Lingyun (385-433), 5 poems of Xie Zhan (386-421), 4 poems of Xie Huilian (407-433), 18 poems of Bao Zhao (414-466) and 21 poems of Xie Tiao (464-499). This work is a forerunner in specialized studies on poems in the *Wenxuan*.

Fang Hui's commentaries in his work are varied, and his critique is sound. His commentaries include the following: study of the background of composition, commentary on historical events, explanation of allusions and the origin of words and phrases, explication of meaning and main ideas in the poems, analysis of structure, supplementing and correcting the commentaries of the six ministers, explication of earlier models of the poems and their subsequent influence, critique of poets, appreciation and analysis of lines, overall evaluation, and expression of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feeling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Fang Hui's debt to previous commentators and his new ideas, including his explication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poems and of the phrases and meaning, and his views on poetry.

Fang Hui's explication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poems and of the phrases and meaning owes a large debt to the commentaries of the six ministers, and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especially the commentaries of Li Shan (630-689), but his development or correction of the mistakes in Li Shan's commentaries are often outstanding. In his commentaries, Fang Hui expresses his personal view on poetry in the following areas: discussing a poet's character through his work, stress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poetry styl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ian'an period and poetry of the Yuanjia period on regulated verse of the Tang and Song periods, and appreciation of couplets of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from ancient style poetry to regulated verse. These views are often quite original. Although the *Siku tiyao* (Summary of Titles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Four Treasuries*) points out some of Fang Hui's mistakes, it also notes that "Minor mistakes in judgment are inevitable, but this does not affect the work in general", and Fang Hui's work is thus quite useful for the study of poems in the *Wenxuan*. At the same time, his work is an example of the reception of the poems of Yan Yannian, Bao Zhao, Xie Lingyun et al. in the late Song early Yuan period.

Keywords: Fang Hui, *Wenxuan*, Commentaries of the six ministers, Yan Yannian, Xie Lingyun, Bao Zhao